

谨以此书献给阳泉市解放七十周年

中共第一城

侯詎望 著

正太線我克陽泉

光復遼瀋之役殲敵千餘名

葉澣開車站全部重獲解放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主要人物表

刘水河——男，地下党员，后任一区区长，27岁。

智书记——男，原冀晋二地委副书记，后任阳泉市委书记兼市长，33岁。

任公——男，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长，后任市委书记，25岁。

赵安邦——男，公安员，后任市委通讯员，20岁。

史虞芬——女，妇女干部，20岁。

刘文儒——男，阳泉市公安局情报科科长，后任局长。

姚秘书长——男，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。

刘仁寿——男，富裕农民，刘水河父亲，68岁。

刘水泉——男，铁炉炉主，刘水河哥哥，34岁。

刘水江——男，新兵战士，刘水河弟弟，18岁。

关运昌——男，铁路工人兼宝生照相馆小老板，30岁。

关运盛——男，熔化厂工长，关运昌弟弟，28岁。

郝大嫂——女，阳泉市民，关运昌姐姐，35岁。

郝云来(瘦猴)——男，郝大嫂之子，关运昌外甥，16岁。

刘大嫂——女，刘水泉之妻。

胡医生——男，万和堂坐堂医生，地下党员。

蔡画家——男，华北大队土改工作队队员。

张鸣柏——男，人称张大拿，某煤窑窑工，城市贫民。

眼镜儿——男，市委《翻身小报》主编，后调任总工会《阳泉职工报》负责人。

席先生——男，50多岁，哈哈笑(阳泉评说)艺人。

舅 舅——男，60多岁，关运昌舅舅。

孔二贤——男，阳泉商会秘书，后任副会长，暗藏特务。

钱为人——男，裕隆粮行掌柜，地主，原阳泉商会会长，暗藏特务。

海棠红——女，海棠红酒楼老板娘，钱为人姘头。

钱福财——男，钱为人侄儿，贫农团干部，后加入特务组织。

黄义礼——男，外号表哥，派遣特务。

郑虎兔——男，人称郑把式，熔化厂高炉工匠，后被坏人收买。

钱管家——男，裕隆粮行管家。

老板娘——女，40岁，茶棚老板娘，暗藏特务“种子一号”。

孙副官——男，30岁，阳泉伪警备司令部副官。

孙 妾——女，20岁，孙副官妾。

县大队战士、医院院长、照相馆伙计、药店伙计、粮店伙计、小铁炉伙计、澡堂店员、部队参谋、混混甲乙丙、宪兵队长、宪兵甲乙、伪乘警、伪司令部哨兵和值班员、伪五大队军官、哨兵、原伪矿警、便衣特务等。

序 幕

1.太行山腹地崎岖的山路(夜,外)

刘水河骑着一匹枣红马在河北平山县到阜平县的小路上疾驰。

路边村庄里依稀的爆竹声划破夜的沉寂。

马蹄声嘚嘚嘚由远而近。

【画外音】

1947年2月5日,是中国农历的元宵节。那天,我接到晋察冀中央局的通知,到那里接受新任务。我立即向局长任公同志辞行,连夜去报到。

2.晋察冀边区驻地阜平新房村(黎明,外)

刘水河滚身下马:报告,冀晋区公安局情报科科长刘水河报到。

姚秘书长正在门外活动腿脚,收手后说:想不到你来得挺快嘛!

刘水河:接到通知,连夜就赶过来了。

姚秘书长:很好。任同志好吗?

刘水河:他挺好,他让我代问首长好。

刘水河拴好马,和姚秘书长走进屋里。

姚秘书长倒了杯水递给刘水河。刘水河接过来，却没有喝。

刘水河：首长，这次什么任务？

姚秘书长：莫急嘛！——先吃饭，吃罢饭再细谈。

刘水河摸摸后脑勺：听首长的。

3.姚秘书长驻地(日,内)

刘、姚两人围坐在木炭火盆旁。一面烤火，一面谈话。

姚秘书长：阳泉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你说的娘子关长城最早可追溯到战国。

刘水河：别看我是阳泉人，这历史我真不知道。

姚秘书长：山西人以走出娘子关而自豪，那已经是明清时候的事喽。明代迁都北平后，举子上京赶考，都从娘子关过。一旦考中，就有官做，就到全国各地做官去喽。

刘水河：哦，是这样啊！

姚秘书长：说这些不是为了叨古，是说过去逐鹿中原，娘子关的地位非常关键。抗战时，就是因为丢了娘子关，阎老西才丢了太原，忻口会战才没有成功。

刘水河：忻口会战我知道。

姚秘书长：派你潜回阳泉，一是因为你是阳泉人，更主要是你这个情报科长忠诚、机智和有胆略。

刘水河：我离开阳泉快十年了，这些年日寇、阎匪把阳泉折腾成什么样了，我也不太清楚。

姚秘书长：你去之前，先找有关同志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

况。但我们对阎匪长期经营的阳泉也不是十分掌握,否则,就不会派你回去了。

刘水河:我会把我们的关系充分利用起来。

姚秘书长:去年后半年以来,阎匪“水漫式”的军事蚕食,使寿阳、盂县、平定许多地方被蚕食掉了。阳泉一直是阎匪行署驻地,我们从来没有解放过。由于阎老西“满天星”式特务组织的破坏,阳泉方面的情报联络也中断了。

门外,警卫员赵安邦喊:报告!

姚秘书长:进来。

赵安邦:冀晋二地委智书记报到。

姚秘书长:请他进来。

赵安邦:是。

刘水河:那我现在就走。

姚秘书长:话没说完,你到哪里嘛!

刘水河摸摸后脑勺,憨憨地笑了。

姚秘书长:二地委老智来,与你的派遣是一件事。

智书记:报告。

姚秘书长拉过把凳子:进来。坐。认识吗?

智书记:不认识。

姚秘书长:这位,就是准备派到阳泉的刘水河同志。

智书记:这个名字知道,抗战时期的杀敌英雄哦。

姚秘书长:你们二地委和中共平定路北县委要配合他完成好这次任务。

智书记:请首长指示。

姚秘书长：为了配合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反重点进攻，最近晋察冀中央局计划打一次较大的战役。聂司令员要求在研究部署这次战役前，搞清楚正太铁路沿线特别是阳泉重镇军事部署情况。

智书记：要打大仗了？

姚秘书长：井陉、阳泉、寿阳的黄丹沟是工矿区，有我们急需的战略物资煤铁资源。如果能拿下这些地方，对于我们晋察冀边区，乃至对整个华北的解放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智书记：中央局的战略意图是——

姚秘书长：我们充分利用阎锡山和孙连仲两个军阀互不统属的状况，切断正太线，打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。然后，建立阳泉市，在两个军阀间打一个楔子，把石门市进一步孤立起来，为将来党中央落脚太行山建立支点。

智书记：这可是一步大棋啊！

刘水河：我算明白任务的分量了。

姚秘书长：一定要胆大心细，二地委、平定路北县委的同志要把工作做细，把可能遇到的情况想清楚。阳泉毕竟是阎老西经营多年的老巢，切不可掉以轻心！

智书记：是！敌工部门已经搞到通行证，让水河同志从石门市坐火车到阳泉吧。有我们的内线送他上车。

姚秘书长：很好。

刘水河：请组织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！

【画外音】：

我接受任务后，从石门市（现在的石家庄市）乘火车向阔

别近十年的家乡阳泉驰去。一想到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人民政权,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。

刘水河出门,牵马,与姚、智并肩行走在村道上。

他向姚、智敬军礼后,翻身上马,向石门市方向奔去。

【推出片名】

中共第一城

【字幕】

谨以此片献给阳泉市解放七十周年!

献给那些为阳泉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和做出积
极贡献的人们!

(演职人员名单)

4.娘子关火车站(日,外)

火车喘着粗气,在汽笛声中缓缓停在月台上。

车门打开,一队宪兵走上列车。

伪乘警迎上去。

5.火车上(日,内)

阎军宪兵队长:检查!请他妈的出示车票、证件。

刘水河迅速走进厕所,锁门,将手枪藏入顶棚。然后神情自若走出厕所。

宪兵队长:你,他妈的怎么回事?回自己座位,接受检查。

刘水河:起来抽支烟活动活动不行吗?

宪兵队长:活动个屁,他妈的坐回去。

刘水河：老总辛苦，这就回去。

说着将一支香烟递给对方。

宪兵队长：还是他妈的好烟！

刘水河：老总喜欢，送给老总了。

刘水河将刚开包的一盒香烟递给了宪兵队长。

宪兵队长：他妈的还识趣儿！证件呢？

刘水河在衣兜里寻找。

刘水河：糟糕。

他的皮夹子、证件被人偷走了。

刘水河镇静下来，回答：在皮箱里。

他一面应付，一面迅速回忆起上车前后的每一个细节。

【闪回】

石门火车站站台。拥挤的人流。

与送站人寒暄告别。

车上或坐或卧的乘客。

列车通过山洞。

有人下车。

他站起来整理行李。过道里有人拍他的肩膀，他歉意地笑笑，给对方让开道。

他坐回座位。

火车一路向西。

刘水河迅速取下皮箱寻找。

宪兵队长：他妈的，还没有找到？

刘水河站起来：实在对不起，老总，证件丢了。

宪兵队长：丢了？你他妈的到底什么人？

刘水河：老总，我一个做买卖的。证件真丢了，不信，你问问石门站的魏副站长。

宪兵队长：他妈的这里是阎长官的地界。我不认识他妈的什么魏副站长，给我搜。

宪兵在刘水河身上来回摸索。

宪兵队长：打开皮箱。

刘水河不情愿地再次打开行李箱。宪兵队长翻粪一样把东西扔了一地。

宪兵队长搜到两根金条。敲了敲，发出金属声：他妈的，还得老子亲自上手。

说着，又在箱子里摸索了一阵，确定就两根金条，才罢手。

刘水河：这个，老总，这个是我回乡里做买卖的底本。

宪兵队长：他妈的戡乱时期，没收了。

说着顺进了口袋。

刘水河慢慢收拾起东西，将一张照片放入了衣袋。

刘水河：老总，我可以走了吧。

宪兵队长：阎长官说了，戡乱时期，他妈的不能放过任何可疑之人，带走！

6.火车上,(日,内)

刘水河被两个宪兵铐着双手，走向火车中部的餐车车厢。

刘水河：我要给阳泉警备司令部打电话！

宪兵队长：你他妈的少耍花招。

刘水河：我哪有胆儿在老总面前耍花招。

宪兵队长：老子谅你也不敢。说吧，他妈的给谁打电话？

刘水河：给荆司令的副官打个电话，让他给我做个证明。

宪兵队长：荆司令好几个副官，你他妈的说的哪个副官？

刘水河：靳副官。就是皮革的革过来个一斤二斤的斤，靳副官。

宪兵队长：给老子拽。他妈的一个买卖人居然认识靳副官，怎么认识的？

刘水河：老总可不能这么说，皇帝还有三门儿穷亲戚哩。

7.火车上(日,内)

宪兵队长到餐车旁的列车长室打电话：报告，我们抓到一人。对，他妈的没证件。对，他说认识靳副官。对，没有什么靳副官。好好，我们马上押解回阳泉。

宪兵队长来到餐车：妈的，蒙老子，哪有什么靳副官。找死！

说着就要揍刘水河。

刘水河取出照片：你敢！奶奶的，这真是虎落平阳啦。睁开眼瞧瞧，这是不是靳副官。要不要我直接给荆司令打电话？

宪兵队长、宪兵、伪乘警几个凑到一起。照片上，刘水河长袍马褂，一副商人派头，旁边是一身戎装的靳副官。

宪兵队长：老板，闹玩的。我们上司说荆司令身旁没有姓靳的副官。这他妈叫什么事嘛！

刘水河：识相点，日后或许给你在副官面前美言两句。要是霸王硬上弓，哼哼，有你小子的好处！

宪兵队长陪着笑脸：兄弟们也是万不得已，交差而已，交差而已。他妈的，还不打开铐子。

宪兵打开手铐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
刘水河：那么，这是没事了。

说着，就要走人。

宪兵队长：例行公事。老板和兄弟们去趟阳泉，见到靳副官，我立马放人。不信？哄你是你孙子。

呜呜呜，汽笛声声，火车开始缓缓向前移动。

刘水河走不脱，坐下来望着窗外。

车窗外，娘子关楼影影绰绰。

关楼下，绵河水在阳光照射下闪着波光，缓缓向东流淌。

河面上矗立着十几处水磨房，依稀的水磨声不断传来。

宪兵队长弄不清刘水河的来头，又黑了他两根金条，也不敢十分怠慢。几个宪兵和伪乘警一面喝茶，一面推牌九玩耍。

8.火车上(黄昏,内)

宪兵们推牌九放松了警惕。

刘水河在旁也参与进去，不断给宪兵队长出主意。

宪兵队长：这下押大还是小？

刘水河：当然是大了。

宪兵队长：他妈的输了呢？

刘水河：输了算兄弟的。

宪兵队长：大点——你他妈的要干什么？

火车快到白羊墅车站时，刘水河起身上厕所。

刘水河：上厕所。

宪兵队长对众人：等老子回来再开。走。

刘水河：老总还跟着呀？

宪兵队长：他妈的。老子不跟着，一会儿你跑了，上司要人，他妈的老子哪里去捉你。

刘水河迅速走进厕所，正欲关门。

宪兵队长：开着。

刘水河：开着不好吧，人来人往的。要不你进来看。

宪兵队长往厕所一进，刘水河一把别住对方脑袋一拧，宪兵队长一声没吭倒在了厕所里。刘水河把对方衣服剥下来穿上。从顶棚取下枪，出门，拎了皮箱迅速向车尾走去。在火车停稳前，跳下了火车。重新换装后，提着行李，沿铁路线向阳泉走去。

9.阳泉火车站(夜,外)

刘水河随出站的人流进入阳泉。

离开出站口，发现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年轻人一直跟着他，便加快了脚步。

刘水河走快，对方也快；他走慢，对方也慢。

刘水河进入一间茶棚，想甩掉对方。茶棚就一个出口，他只好返出来，与对方正好顶头碰在一起。

双方一惊。

关运昌:你是——二蛋?

刘水河:你是? 牛小。

关运昌:可不是我嘛! 你还活着?

刘水河:当然,要不你活见鬼了。

关运昌:你可把老刘家害苦啦!

刘水河:这是什么话?

关运昌:嗨,咱找个地方坐下,好好编编。

10.阳泉火车站外茶棚(夜,内)

元宵节的阳泉远没有乡村红火热闹,路口扎着几座牌楼,街上商铺门口散挂着几盏灯笼,零星的鞭炮表明这时还在节日里。这时多数商铺已经下板打烊或者还没有开张,只有站外的几家茶棚饭馆在开门迎客。

街上也有三三两两溜达的人们,说说笑笑向熔化厂方向走去。那里有一处九曲黄河阵。

关运昌:你这一跑,自己倒是没事了,可惹下大祸啦!

刘水河:不就是打了姓钱那小子一砖头吗!

关运昌:你这一砖头太值钱了! 顶一处宅院,一条人命哪!

刘水河:说说,到底怎么回事?

关运昌:钱家借着这事,告了你个通匪罪,仗着日本人的势力,霸占了你家阳泉街面上的宅院,逼得老太爷回了村里。你妈气不过,加上想你,没有两年,就一病不起,前年吧,也撒手走啦。

刘水河:我妈去世了?

关运昌：三周年也做了。

刘水河泪眼婆娑，强忍着没有发出声来。

棚内三三两两有几个散客，大多是铁路下工的熟客。

老板娘过来续水：关老板大过节的也不歇着，有客啊？

关运昌：我邻居，出门多年今儿刚回来。

老板娘：再续点水？

关运昌：好。你忙你的。

茶棚老板娘续了水，转向别的桌子。

关运昌：你还没有吃饭吧？要不上我家，咱俩喝两盅，谝侃谝侃。

刘水河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：去家就免了吧，我什么礼物都没准备。

关运昌：准备什么礼物，咱赤屁股一起长大，还见外哩！

刘水河：不是给你，老人都岁数也不小了，让说我不懂礼数。

关运昌：嗨，算了，我请你下馆子吧，正好才领了工资。

刘水河犹豫了一下，但为了尽快掌握阳泉的情况，他还是答应了：那就听你的。

关运昌：这就对了，这才是你刘二蛋的风格。现在不叫这名了吧？

刘水河：你开玩笑，我叫什么你不知道？

关运昌：那就叫你水河吧，还雅点。

俩人说笑着，算了茶钱，离开了茶棚。

11. 阳泉街巷(夜,外)

俩人沿小巷一路走,一路聊天。

关运昌:你爹落下一身病,现在脾气大得不得了,一说话就呛人。

刘水河:我哥现在怎样?

关运昌:你哥原先盘了个铁炉,做一点铁器生意,也让钱家挤兑得够呛。今年生意不好,炉也停了。

刘水河:我弟弟现在是不是还读书?

关运昌:早不念了,去年差点被抓了兵,你爹卖了几亩地,才赎回来。

刘水河:我弟弟还小。

关运昌左右看了看:可不。你爹和你哥把他送走了。二战区实行“兵农合一制度”,虽然不用参加正规军,也要参加奋斗团。现在,三个人养着一个兵,日子可苦了。嗨,不说这些了。

刘水河:送走了?

关运昌:我听说去了你姥姥家。

刘水河:哦——那你现在怎么到了铁路上?

关运昌:我爹我妈都下世了,被鬼子飞机炸死了。后来我舅舅照管我们,他说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,通过熟人进了铁路。我在铁路机关管理文书,事情不多。你知道,我舅舅开了家照相馆,下班我就帮他打理打理。

刘水河:我记得你有个姐姐,还有个弟弟?

关运昌:我弟弟在熔化厂,也是我舅舅的主意。二战区把阳泉许多厂矿的机器设备都给拆走了,高炉停了,我弟弟还歇

着呢。我姐姐命不好,我姐夫去年煤窑出事死了。留下个十四五岁的儿子。我姐还怀着身孕,现在和儿子单过。

刘水河手指着一群人:街上这些闲汉咋回事?

关运昌压低声音:现在开工不足,好多人没有饭吃,只好在街上混呗。

刘水河:怎么也没人管?

关运昌:谁管谁呀,二战区忙着和共产党打仗,抓兵、征粮,搞得民不聊生,老百姓怨声载道也没办法。嗨,说这些干吗,说说你吧。

刘水河:我?自打跑出去,起先到处流浪,后来遇到好人,指了条明路,现在做生意。眼下到处打仗,生意难做,我就回来了。

关运昌:回来好,回来守家在地。那你有什么打算?

刘水河:也没甚长远打算,先回来看看再说。

关运昌:你家人还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,你回去,他们说不定多惊喜哩!你们阳泉街面的宅子现在已经成了钱府。你爹他们都搬回了平坦老宅。

俩人说着话走进了兴隆饭店。

12.刘家老宅(夜,外)

门口一对灯笼散射着晕黄的光,街面上冷冷清清,偶尔有几声狗叫。

刘水河把皮箱放下敲门。

门内刘水泉问:谁?